

每个时代的人，活得都不一样。所有感受都是你自己的，别人取代不了。文艺工作者的工作，就是要体现当时其所处社会人们的情感认知。

好奇心驱动社会变革

Q: 你是70后，目前这种人生状态或者所做的事情，自己满意吗？

A: 我想做的就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能做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，你会觉得活着是有意义的，这才是最幸福的人生。我没觉得自己说的是大话。你说赚了多少钱，你有多成功，对任何人来说，躺下依然只睡那一张床，吃上三餐饭。

Q: 是不是在音乐创作的轨迹上，你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？

A: 我觉得不是矛盾，应该是多元。矛盾是纠结于这个是对的，还是那个是对的，我不纠结于这些问题。人本身就是一个感情错综复杂的个体，有着多面性。不是非黑即白，黑白之间，可能有好多层次。所以，你对感情或者对于事物的看法，一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，这个所谓的渐变是个多面体。如果文艺创作者，没有这样的态度，只有黑和白，那就太符号化了。我觉得自己，更像是一个社会纪录片的记录者。经常有人会问，你会不会觉得创作源泉枯竭？我觉得不会。每个时代的人，活得都不一样。所有感受都是你自己的，别人取代不了。文艺工作者的工作，就是要体现当时其所处社会人们的情感认知。

Q: 艺术家是不是都有些悲观的敏感？

A: 我说的悲，是大悲，这个状态是当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思考。艺术家一定要关心社会，关心身边的人，作品才能引起更多共鸣。寻找共鸣和取悦大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你的创作可以很学院派、很实验性，但并不妨碍你的内容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，学院派有时候创作出来的东西得不到共鸣，是因为这些作品离创作者自己都很遥远。

Q: 让你获得今年普利策音乐奖的歌剧作品《天使之骨》是讲人口犯罪问题的。一个作曲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责任感来关注社会问题？

A: 因为我是社会人，你得做人，然后才是呈现你的职业。前面，你讲到很多作曲家是端着的，离公众很远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的职业不是我，我就是我，作曲是我的表达方式，我首先是我自己。接下来，我一部新作品是关注难民问题的。为什么会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，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。它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问题，它也反映了世界人口迁徙和流变的过程。关于不同文化的融洽度，我很敏感。

Q: 作曲家用音乐的方式照见社会，你是如何去体现人的情绪多变，或者不同年代感的印记？

A: 每个音乐家的音乐表达、戏剧感和高潮点肯定不一样。在音乐表现上，对速度感的把握，瓦解了以往的音乐节奏表达。直到现在的网络时代，这给作曲家提供了很多新的素材。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，我有一种松弛感，觉得可以去尝试新的元素，新的表达方式。没有什么音乐结构是铁定不可以的。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，人们对音乐的品味和偏好，都有着极高的关联度。音乐家也会把他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呈现在他的作品里。就像16分音符，当年之所以会出现，就是因为对现有的音乐节奏不满足，通过加快节奏，设置渐强渐弱音节，才让作曲有了更为深远的变化。其实，一直以来，人类的每一次创新之路都是因为对现有生活不满足。可能用不满足还不够贴切，应该说是好奇心。●



创意美学生活空间

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营
一个原创设计师产品集合地

青意社

青意社是青年报社《生活周刊》
孵化的青年设计师创意产业平台

在这里，你不是客人，你是主人
你可以找到时尚单品、先锋设计、匠心手作，找到你想要的生活方式
你也可以将你的创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同酝酿、孵化、分享，
真正转化成改变世界的原动力
年轻人，无创意不生活！

来青社，行动你的创意！
月总社，行动你的创意！

合作邮箱：qingyicland@126.com

